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下的单音节 形容词重叠式英译研究

——以戴乃迭的《边城》译本为例

朱梅香^{1,2}

(1.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2. 邵阳学院 外语系,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从描述翻译研究理论出发,以戴乃迭翻译的《边城》中的100例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译文为语料,以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为辅,对广泛存在于汉语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英译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戴乃迭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翻译主要采用以下6种方法:避开文化冲突、调动整合机制、巧用反复手段、力求对应源语、保持意义对应和灵活选择省译。

关键词:描写翻译研究理论;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边城》英译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4)08-0086-03

1972年,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正式提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简称为DTS)的概念,并将其纳入自己构想的翻译学框架中的纯翻译学分支之下。他认为:描写翻译研究能够实现描写人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目标。描写翻译研究还提倡翻译研究应该描写实实在在发生的、可以观测到的翻译现象和事实,包括从古至今一切文化历史中的实际翻译活动,开展广泛的个案研究,尤其是那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现象和行为^[1]。笔者选择了享誉世界文坛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的扛鼎之作《边城》,并以著名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翻译的《边城》The Border Town(2011版)中的100例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译文作为个案分析,以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为辅,探讨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英译。

1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界定及其表达效果

1.1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界定

关于形容词重叠式的界定,朱德熙、吕叔湘、朱景松、邢福义、李宇明等诸多学者都做过相关研究^[2],并按照不同的标准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笔者在收集《边城》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语料过程时,遵循学者黄小莉提出的确定形容词重叠式的原则:“在形容词的重叠式问题上,笔者(黄小莉)很赞同李宇明先生的观点,即任何一种形容词的重叠式都应由某一种基式构成。因此,确定基式是构成形容词重叠式的基础,也就是说,重叠式必须有基式,没有基式就没有重叠式……作为形容词重叠式的基

式,至少有三个必备的条件:基式是能够独立成词的形容词;基式重叠后仍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短语;不管是单音节的或是双音节的都可以充当基式。”^[3]由此可推: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基式是能够独立成词的单音节形容词;其次,基式重叠后仍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短语。

关于单音节形容词重叠的形式,学者李泉提出,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分为:1)“AA儿de”:两头尖尖儿的、快快儿地长;2)“AAde”:厚厚的积雪、说好好的。同时,李泉还认为:重叠的基本形式是AA,“de、儿”等是重叠式入句的辅助成分、完句成分;“AA儿de”“AAde”“AA”“AA儿”是重叠式AA入句的四种变体,选择哪种形式是由语言结构本身、句法位置、语体语境和说话人的语言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4]。笔者认同以上分析,即单音节形容词(A)的重叠基本形式是AA。

1.2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表达效果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主要有如下三个表达效果:传递主观情感、描写更显生动和增强音韵美感。

1.2.1 传递主观情感

形容词重叠式在描写形象、状态的同时,往往带有说话人对形象、状态的主观估价,也就是说包含着说话人的感情。学者华玉明也认为:单音节形容词重叠作定语和谓语,由于所表示性状的程度适中也往往附丽了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5]。如:

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6]

“红”通过重叠更透露出说话人对“翠翠及其母亲”的

喜爱之情。

1.2.2 描写更显生动

在《边城》这一中篇小说中,作者大量运用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来描绘人、事、景,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味觉、肤觉、空间知觉等方面的印象,使描写栩栩如生。如:“老伯伯,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天宝大老已经坏了,你知道了吧?”

老船夫两只眼睛红红的,把手搓着……^[6]

“红”通过重叠,唤起了读者视觉方面的印象,把老船夫对大老之死的伤心、痛苦之情描写得更生动、形象。

1.2.3 增强音韵美感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是通过单音节词的重复形成的,能增强人们对语音的感受,产生一种音韵美。如:

这小女孩子日子里尽管玩着,工作着,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驰骋她那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地睡眠了^[6]。

在这句话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小小”“甜甜”的运用使音节更和谐,使读者更能感受语言的音韵美。

2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及其句法特点

2.1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 AA 式

王力先生认为“单用是形容词者,叠用仍该认为形容词”,“单用的时候是副词者,叠用方可认为是副词”^[7]。按照这一原则以及上文关于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界定,笔者参照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将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英汉双语书籍《边城》中符合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料进行了收集,共 100 例。如:

1) 他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6]。

2) ……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6]。

《边城》中出现的 100 例能以 AA 式重叠的单音节形容词统计如表 1:

表 1 AA 式重叠的单音节形容词

出现次数	单音节形容词
1	酸、闷、冷、甜、短、乱、斜、湿、白、早、快、急、懒、哑
2	好、沉、惨、高、紧、大、远、低、光、黑、硬
3	重
4	红
5	长
7	静
9	慢
12	小
24	轻

从表 1 可知,《边城》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分布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轻、小、慢、静、长”上,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轻”,占有用例的 24%。笔者认为这些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运用使沈从文先生的语言更亲切、自然、生动并具音韵美。

2.2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句法特点

朱景松认为:形容词重叠式主要分布在状语、定语、谓语、补语 4 种句法位置,单音节形容词也不例外。笔者在《边城》中共收集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 100 例,除去 1 例充当宾语,其余如表 2 所示:

表 2 形容词重叠式的分布

单位:例

状语	定语	谓语	补语	合计
56	26	11	6	99

可知,《边城》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主要的句法功能是充当状语和定语。

3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英译

关于形容词重叠式的英译,虽然国内已有翁洁、栗泽、郭彩芸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专门针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英译进行探讨的论著却很少,所以本文将翻译家戴乃迭翻译的《边城》The Border Town (2011 版) 中 100 例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译文作为语料,辅之以问卷调查,探讨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英译。

3.1 避开文化冲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大背景下,若想译文被目的语读者接受,英译时要尽量避免产生文化冲突或误解。现从笔者设置的问卷中举例说明: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6]。

译文 1: Wind and sun have tanned the growing girl's skin…^[6]。

译文 2: Cuicui grew up under the sun and the wind, which turned her skin black as could be^[8]。

有美国读者给出如下理由:

读者一: Black as could be has heavy racial connotations to me (American), usually blackness is seen as a negative concept, despite if the person is already very dark skinned.

读者二: I prefer “tanned” to “black as could be” because in western culture, we “white” people like a good sun-tan, but African Americans avoid the sun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black as can be.”

由此可知,在此类翻译中,要特别谨慎,以免译文与原文的内涵不一致。

3.2 调动整合机制

3.2.1 整合成动词

经整理,笔者在戴乃迭的《边城》译本中发现,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轻轻”作状语用来修饰动词“说”时,译文倾向于用目的语 (TL) 中一个能准确表达源语 (SL) 语义的动词进行整合翻译。如:

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脸,轻轻地说:“算了吧,你把宝贝孙女儿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6]

译文: Looking at the old man's weather-beaten impish face, Number One mutters: “Stow it! You'd better give your precious girl to a song-bird.”^[6]

“mutter”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中的英文解释: to speak or say sth. in a quiet voice that is difficult to hear, especially because you are annoyed about sth. “mutter”一词既传达了“轻轻”之意,又将大老“说”话时的不满之情译得入微。

3.2.2 整合成动词短语

作状语或补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与其修饰的动词整合翻译成与动词搭配的动词短语,这种现象在戴乃迭的《边城》译本中也很常见,比如:

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6]。

译文: I'll fix things up the way he'd have wished^[6]。

3.3 巧用反复手段

上文提到,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表达效果之一是“增强作品语言的音韵美”,戴乃迭是一位熟悉中西文化

的译者,在翻译《边城》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时,采用了达到与原文相似效果的修辞手段“反复”来翻译。如:

老船夫把那个芦管竖在嘴边,吹了个长长的曲子,翠翠的心被吹柔软了^[6]。

译文1: Holding it sideways, he plays on and on till Emerald's heart is melted^[6]。

译文2: The old ferryman put it to his lips and played a long tune that softened Cuicui's heart^[8]。

笔者经过对戴乃迭、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翻译的《边城》译本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译文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读者进行调查,发现:只有25%的读者因“simple”,选择了金译;75%的读者选择了戴译,正如问卷读者所言“on and on seems like an endless tune”。可见,采用“反复”手段来翻译此类现象达到了源语(SL)音美、形美、意美的效果。

3.4 力求对应源语

正如表2所示,《边城》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主要的句法功能是充当状语和定语,笔者分别对戴译《边城》中充当状语56例和定语26例的译文进行统计,结果:目的语(TL)中仍为状语的有16例,占29%;而目的语(TL)中仍为定语的有17例,占65%。因此在翻译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时,特别是其充当定语成分时,应考虑译文目的语中对应的句法成分。如:

1)……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译文: Closing its little eyes, it settles back to sleep^[6]。

2)他终日裸着两只膀子,在溪中方头船上站定,头上还常常是光光的,一头短短白发,在日光下如银子。

译文: Bare-armed he stands all day long on his snub-nosed barge, generally bareheaded, his short white hair gleaming like silver in the sunlight^[6]。

3.5 保持意义对应

从事过翻译实践的学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从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形式上、意义上——对应的表达实非易事,更不用说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翻译,所以,在不能兼顾形式上的对应时,经验丰富的译者戴乃迭选择了目的语中意义对应的表达进行翻译,也很好地帮助了异域读者理解原作的真情实感。据笔者对戴译《边城》统计,译者倾向于翻译成目的语中意义对应的介词短语、副词短语、动词短语,其中介词短语的使用频率将近63%。如:

……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悖时砍脑壳的!”

译文1: She had never flown out at anyone before, but now, troubled by her grandfather's long delay and afraid she was being insulted, she swore under her breath: “To hell with this hooligan^[6]!”

译文2: She'd never cursed before, but she was on edge, having waited so long for her grandfather. When she heard herself invited to go upstairs to his home, she felt insulted and said, softly, “Damned low-life! You're headed for the executioner^[8]!”

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有读者提出如下观点:“Softly”

implies her tone was soft while “under her breath” implies that she didn't intend anyone else to hear what she was saying. 由此可见,戴译中的介词短语将“翠翠那种欲愤还怯”的感情译得恰到好处。

3.6 灵活选择省译

翻译并非照搬原文,个别译者为了过于追求目的语与源语的对等,结果译出“画蛇添足”的译文;翻译家兼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戴乃迭深谙中国文化,能根据源语的意义,并结合具体的语境,灵活自如地选择省译。在戴译《边城》中,省译主要分为两类:为了强调某一信息而选择省译,为避免译文前后矛盾而选择省译。现分别举例如下:

1)翠翠带点儿惊讶,轻轻地问:“二老是谁?”

译文: “Who is Number Two?” she asked in astonishment^[6]。

2)“呀……”一颗大流星使翠翠轻轻地喊了一声。

译文: “Oh!...” She exclaims at a shooting star^[6]。

例1)为了强调翠翠的“惊讶”,省译“轻轻”;例2)源语中的“轻轻”在戴译中省译,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对“exclaim”的英文定义“to say sth. suddenly and loudly, especially because of strong emotion or pain”中,笔者得知若戴乃迭依然把“轻轻”译出,则译文前后矛盾。

4 结 语

基于描述翻译研究理论,对戴乃迭翻译的《边城》中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译文语料进行研究,发现:戴乃迭对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翻译处理具有其独特性。她能够巧妙地驾驭英汉两种语言,避开文化冲突、调动整合机制、巧用反复手段、力求对应源语、保持意义对应和灵活选择省译。这些方法的运用不但体现了她博大精深的文化修养,而且还体现了她在翻译研究方面对汉英两种文字非凡的处理能力。这些方法与其说对《边城》中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的翻译处理恰到好处,更不如说对当今的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运鸿. 描写翻译研究及其后[J]. 中国翻译, 2013(3): 5-6.
- [2] 潘晓. 《红楼梦》形容词重叠问题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 [3] 黄小莉. 形容词重叠式界定的原则与方法探析[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1): 47-48.
- [4] 姚丽文. 中国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综述(1995—2012)[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57-61.
- [5] 华玉明. 汉语重叠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6] 沈从文. 边城: 汉英对照[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7]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8] Sheng Congwen. Border Town [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9.